

16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6 1928

CLB 250.1342.81
49

雲南府志卷之第二十

藝文志

五

頌 說 對 引 跋 賦 表 牒 書
銘 墓表

明

平雲南頌

王景常

聖天子之御大曆服也維清緝熙載敷武功盪攘
羣雜混一函宇於是偃武脩文與民休息雲南弗
庭遣使招之遇害洪武十四年秋皇帝若曰天厭

元德土宇瓜分朕奮起淮甸爲生民請命鏖戰番
易江漢以清捲旗東指吳會電掃皇天眷命正位
宸極爰整六師北定中原河南山東不戰而下元
君北跳九鼎南遷秦晉景附屬關洞開兵不頓刃
今雲南絕爾之地喘息相保梁王把匝刺瓦爾密
戕虐我信使憑陵我郊保若不及時盪一何以答
上天之卷慰黎民奚來之望哉乃命潁川侯臣傅
友德西平侯臣沐英永昌侯臣藍玉等將鷹揚虎
賁之士凡三十餘萬騎萬匹聲罪致討七月禡於

龍江樓船蔽江旌旗亘天水陸兼進星流電邁旣
至湖廣分爲兩軍大軍道牂牁路夜郎平定奇
軍由羅佐關擊可渡河奄至曲靖疾若風雨所向
輒克土酋蠡屯獸挺莫敢格者未至白石江十餘
里大霧四塞元司徒達里麻拒江自固我師輕騎
長驅掩其不備先命千騎從上游草山襲其後平
旦大兵泗水競渡達里麻麾軍布陣未成列我師
徑前奮擊其陣遂亂達里麻走陷於淖生擒之俘
斬將士若干人雲南兵大奔乘勝逐之征南分軍

雲南府志 卷之二十一
擊烏撒東川敗蠻四萬僵屍蔽野遂通大渡河奇
軍始至西平永昌率大兵趨雲南時梁王聞敗棄
城走會寧飲鳩卒雲南平自出師至是凡百餘日
得府州若干戶若干馬牛車實無算承制建官大
軍鎮焉明年分兵下大理下金齒下臨安元江凡
雲南故境皆隄縣矣又明年遣問使降車里降緬
降八百咸以壤賦貢洪惟天兵不浹十辰東抵牂
牁南著交阯西踰土蕃北界神州幅幘萬里悉臣
悉安何成功之速哉蓋皇帝文武神聖照爲春陽

肅爲秋霜綏之以仁摩之以義混混乎內之於太
和元氣中使其民熙熙以翔皞皞以羣得覩中州
文物之懿太平之樂而不知沐聖澤之深也上自
漢唐以迄於元羈縻而已乃今維持鞏固與內地
等信乎王者之無外也又明年班師振旅定功行
賞諸將以下皆進爵有差於乎古之有盛德大烈
必形諸歌頌皇風興大雅作草茅微臣不敢多讓
臣景常稽首頓首而爲頌曰皇明御天統有萬方
際天蟠地武功煌煌三辰耀靈海宇聿清叶氣嘉

雲南府志 卷之三
生蒸爲太平蠢茲蠻方稔藏姦克恇恇穰穰以襲
天常乾坤之量海嶽是包彼昏而狂誕敢叫呶皇
赫斯怒爰整元戎吉日載戒車攻馬同於爍王師
暨暨桓桓天討是將震懾百蠻兵無留行勢若迅
霆日星晦霧江海沸騰鷹揚曲靖俘彼統酋征麾
所指再啟天休戰不貪殺殺不卻降斥原疏施以
迄用康大憇聿迺篚篚立黃拓禹之迹維周職方
表方建官棋布星分屹屹大城以奠其民封永脩
蛇以變以化昔也猷猷今爲騶虞載駟載戈戈鉦

不腥南金犀角罔敢弗庭凡此南功將臣僉同維
一乃心上毘帝聰大烈之龐超漢軼唐風霆流行
天地翕張會朝清明聖化基之萬國一統坐而釐
之草茅微臣作此頌焉武功告成天子萬年

說

本朝

小玉泉說

總督 范承勳

泉以至名取其溫且潤也舊泉碧玉稱天下第
一湯人爭沐之予亦品以域外華清夫誠可浴

雲南府志 卷之二十一
可風可詠也抑又何他美乎但其暖氣太盛每一坐沐則汗漬而神爲之困見碧玉之左有水自石罅逆出渠之得一泓焉溫潤不少減抑且抗之不濁掬之味香王褒溫泉銘云白礬上激丹砂下沉得此小泉疑更有摩尼珠照其中也隨於庚午冬月嵌石爲闌勒以小玉其溫潤在我適宜倘亦有潔清自好者過而問耶或不以爲贅餘也

對

明

石淙對

崔銑

太宰邃翁楊先生生於滇南徙於湖南家於江南江表有屋命曰石淙石淙者滇之勝也客曰地以域分域以名定取滇名江古與豫生日有之昔周扁濂溪著其鄉也呂書東萊追其先也著其鄉則思爲之重是故有弗辱也追其先則思爲之紹是故有弗弗肖也弗辱曰仁肖曰孝仁且孝其唯君子乎客曰賢不遺位而成名智不遐行而滅德翁

方居巖廊之上乃耽山水之僻襲居士之迹殆不可與生曰奚爲而不可也夫無累者弛張易省緣者去就決甘澹泊者紛華不移守退讓者勢利不亂故大鵬搏扶搖擊南溟者適而已龍可參而食之者欲而已昔伊尹成功而罔居周公攝政而思明農懼盈之災也唯君子不有成不枯位於是乎業著而道尊奚爲而不可也客曰然則翁將隱與生曰未可也君子之於世無去無就唯道之從介士甘遯迹以遂高退士務匿名以辟咎志士求危

身以著節義士樂奮勇以垂聲四行不同失中一也臣之事君其交有淺深焉其任有輕重焉其受恩有厚薄焉不合而去不敢竊祿此初仕者處常之法也大臣則異故交深則必懋其德任重則必安其業恩厚則必永其祚知消息盈虛之機貴豫處治忽安危之繫貴慎是故汲黯寢淮南之謀直也韓琦平內間度也司馬光改法實也夫大臣者國之寄未可遽言隱也客曰元結寄義於七泉張詠表德以乖崖石淙之義將是類與生曰然吾聞

雲南府志 卷之二十一 六
陰陽之氣凝者爲結流者爲水凝者無變信也流者無滯智也石體乎順故可器水止於內故不可禦孔惡其硜孟非其激在人也亦然唯信能立以通行則不窒唯智能運以正出則不流是故有惻怛之情曰仁存而不妄曰誠行而不貽曰才因勢曲成唯中是經曰權發於人體於誠斯盡信矣周於才達於權斯盡智矣此之謂大備是故可以立已可以事君可以權出處可以正天下備之至也

引

本朝

重遊龍淙得小巫峽小龍湫小引

范承勳

昔人有得於遊山之理者謂遊山如觀書必幾經紬繹而其秘始出于於龍淙亦然初予得龍淙如得奇書一往涉獵屋以洞樓以瀑菴以雨亭以草溪以宛轉而橋以石香呼石以巔以臥遊龍淙數過亦如觀書數過自謂有得矣而不
知猶然涉獵也明年秋偕諸子取道別逕尋源

北下小憩洞門指顧之際見合石夾流噴薄中
來驚喜曰此宛然巫峽也向何失之頃過對山
攢石巖罅間一泓藏碧側身以探復驚喜曰此
宛然龍湫也向何又失之向失之而今幸得之
且兼得之非山之善變而遊山者之善變也因
補勒水上石曰小巫峽勒石上水曰小龍湫客
有昂頭而吟者吟曰龍湫無鴈影巫峽有猿聲
復有客應聲曰鴈飛不到處何作聽猿情予爲
之爽然起曰以爲予因龍淙而得巫峽龍湫諸

子遂因巫峽龍湫而及猿與鴈乎何山水之能
移情若是乃信遊山之理果如觀書今經數過
紬繹焉而始得其秘也顯寓於微小備乎大何
山不可作如是觀又何書不可作如是觀也於
是酌酒命歌其快幽賞更爲詩以紀之公之同
好相爲屬和繼梓以壽焉

跋

明

禹碑跋

張含

雲南府志 卷之三
於乎禹功神矣禹文亦神矣萬世永賴惟禹功四海永敷惟禹文萬世賴其功故百靈護其文矣鏤夏鼎藏包湖廬阜予乃權之詞孤山記道理之刻皆不可見可見惟此响嘯碑一爾皇帝立元嘉靖之十有六載仁洽虞夏文貫姚姒滇蒙小子邇如皇畿得觀响嘯刻集咸不能識其全旣歸滇覩蜀都太史慎釋文字爲之影句爲之音含驚且喜曰何文苑藝林舉昧焉而楊子獨識之乎旣而思曰夫禹生於石紐廣袤蜀之文禹開之也楊子生於

蜀其所謂江漢炳靈世載其英將顯茲神禹之迹而默啟楊子耶故曰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譯信夫初楊子讀此碑不得者四字夜倏夢黃衣魚首人告之曰此南瀆衍亨也篝火而覓之良若契焉故曰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故曰天地有官陰陽有藏待時顯也昔司馬遷亦漢太史也南探禹穴弗獲覩茲奇何楊子泊子生後史遷幾二千年而幸獲見之乎故曰飛龍在天位乎天德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時之顯也義遠矣哉鏤鼎藏山之文將

次第顯乎

本朝

謫忠錄跋

知府

羅衍嗣

奉天人

予讀明紀至明世廟時在廷諸君子其骨體激
烈抗論捐軀矢百折而靡他者抑何磊落而英
多也顧其間亦有幸有不幸焉幸則爲海忠介
不幸則爲楊椒山沈青霞忠介力詆奸回批逆
鱗世廟震怒投疏於地旋復色霽拾而復讀嘆
曰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忠哉忠哉而海公遂

大用迄乎椒山青霞兩公竟至斷頸絕脰而死
是何抗論則一而死生榮辱迥別於霄壤也歟
然當大禮議起首爲倡議受禍最烈前乎此者
一十七人之中則有給諫毛公琢菴者夫公之
志與忠介椒山青霞同或死或不死豈果有幸
有不幸耶雖然公之事業在青史公之浩氣在
乾坤卽謂謫忠錄一編與日月同其光昭與風
雷同其轟烈與山川同其流峙可也後之展卷
而流連太息者殆將聞風而興起乎若乃忠節

萃於一門發祥自遠傳載之詳矣不復贅

賦

明

滇南賦

俞緯

滇南草木子嘗慕司馬子長之遊恨其時初事南服心參體倦役日騁耳未足以盡其大觀也惋然言於西屬石潭先生曰夫人居勝地則其志朗其御遠處偏安則其中偃其氣索此牽乎地者也又讀帝系舜以諸馮而繼命西伯以岐山而造周爲

之而已曷與地謀此係乎人者也先生以余歎處滇者乎請誦所見聞而先生就正焉夫滇之處絕鎮也地衍西南之域天文并鬼之分肇自巨唐宅西於昧谷禹貢導水於南溟莊躋據衆而可王旣通五尺於羸秦迄乎漢氏置五羈鑿昆明張騫之通西徼諸葛之事南征控八垓於神州闢萬里之煙雲廓瀘江而爲門掘西緬以爲塞接交益而竝峙抗崑崙之重扼槃乎藪陸之所奏族類不減乎中土或炫爛之怪錯奄八區而會五於前則跨帶

交陞連延南海危聳撐空懸石雲靄溪汨汨而渚
流谷掩掩以伏偃途迷迷乎衡宇亘萬里而逾遠
於後則據躡吐蕃枕騎石門崎嶇跳跌要害之屯
北指轅以岷巴復遠御乎隴右背長江以爲塹還
九賅而錯繆於東則右綿施鬼萬壑所充嵩峻岫
嶠肩鼉柱空涵沃野於千里負天限之關垣引長
渠於二廣卻風門於辰沅於西則遙制八百控有
猛密老撾肢屬于崖附籍皇圖遠攝乎遐陬犷悍
馴擾於帝懷恒懇懇以納款又何見乎蒿萊其封

域之內則彝險崇卑雄據千里長林邃谷屏嶺塹
水蓋將自其大者而觀之其山則龍盤鳳翥虎踞
虵伸岡巒拱衛翠壁霄青左哀牢右太華陽爪有
天耳之扼隘銀生連烏蒙以接霞牟尋所嶽之點
蒼王褒使祀之金碧蜻蛉崇峯脩谷成會要之區
拓南嶺嶂摩雲爲空扼之邑於是乎竹箭緣壑楊
柳臨岸旁抽抹猛松栢廷幹梭羅婆羅之殊其華
棠梨榭子之蕢其實紫榆杏櫻椒橙杉漆木蘭椿
槐櫻李桃栗園桂之馥秋馨霜梅之傳春信乳檀

雲南府志 卷之二十一
三
爍爍而騰霞安息靄靄而雲噴卉則紫花白蓮素
馨杜鵑薔薇芍藥芭蕉紫苑青蘭芬芳於幽谷山
茶蔥鬱於峯巔蔓脩藤吐種種奇葩有標其葉有
灼其華或經秋而傲霜或蒸日而拂霞爾乃孔羽
珮翠鶴頂冠殊雉雉稟素鸚鵡人呼蛤蚧穿其木
鸛鷓鳴其陰寶樹巢珊瑚之鳥莒山來鸚鵡之吟
鷹隼鷲搏烏鳥反哺白鷗于飛翡翠啄霧子規夜
作而促耕燕雀棲暖而春至翅迴鳴號唳止乎其
內獸則熊羆咆號於深林虎豹長嘯而風烈夕羊

畏露狡兔迎月猩猩夜啼猿猱競捷松鼠之攀緣
神鹿之隱穴犀象噉牙豪豬刺簪麝狐假威犛牛
踞山踟躕乎其間珍則有琥珀丹青珠璣瑕英金
沙銀礦澤媚石柄瑪瑙珊瑚絕蘊寶井錫鐵銅鉛
石綠碧瑱果則無花猩猩胡桃松實檳榔無柯南
棗荆棘搖顛香橙纍纍金橘密桶蠅頭同族異育
牟桃橄欖柿榴御霜或託根於崆峒之陰或葦蔭
於圃園之陽其浸則滇池嘉利蒼水洱澤異龍陽
宗之湖撫仙星雲之陂瀝滴滌淫會其流涓淤泱

灤成其大激湫澗浮空泮泮噓喙百川洗滌塵
隘乃若秋月懸波五風轉悞飛沫起濤揚浮溢浪
大明當天彩雲蕩瀉溟溟濛濛色連霄漢又若瀾
滄麗水金沙元江橫襟濛帶山陵懷襄圓淵九廻
以懸騰溢流雷响而電揚長江浹溼浚湍崔嵬盤
洞谷轉凌濤山頽渾淪浩淼乍挹乍堆爾乃泄瀉
湧鹹於浚井採山煮水於鹽池內帑輸賦巨商擅
貨於是乎蛟龍隱灘鼉鼉處水乃見怪物興雲致
雨其族則有長鯨吞舟脩鱸吞沫金線竹釘水母

蚌蠃江公大頭康郎細鱗鯖鱈鯢鯨鱗鱗鱗鱗
蝓蝸螂目蝦噴霓鱗甲鏵錯煥爛錦班沂回順流
唵喁沉浮其四野則丘垤墳衍原隰陂渠溝洫
畷畷黍稷離離池塘旣隩高城深池關譏啟柝江梁
濟水寢廟綿五世之勲巨室端維垣之矩喬木蔭
蔭朱黻靡靡其居民則高門鼎貴魁豪岸逸流寓
多齊魯之昆戍遣悉吳越之裔其間雖有毒虺烏
蠻鳩獠号獠惟構巢於崖阿結茅於山脊友麋鹿
之與木石竟莫伍於塵市觀郊隩之富奧實京邑

之綱紀帝王之外援開國之弘宇斯蓋宅土之所
安榮觀聽之所溢美此其大較也然此特山川之
粗也乃若天有至粹地有至精協氣昭宣各世挺
生施全之傳毛詩許叔之授五經張隆之墓擾狐
兔楊惠之孝感神明文章政事蔚若王昇風裁凜
然燭若張叔董文彥義以拒賊死睢陽之忠呂季
平誓不附雍茂子卿之躅傳寶南州人傑仲宣齊
名經術張英身代時勉之罪郭文秀發相如之曲
和光道人廉惠先生恥干利祿居恬政明又若龔

字釋蝌蚪之文筮師精卜數之揲麥宗通番蠻之
書草書綴羲之之帖義若用之節若方玘出將入
相若一清守死善道若繼魯延壁剛直不阿有澄
清當世之志希載博雅脩潔達拯溺亨屯之體近
則山嶽炳靈風氣弘啟英儁迭出未可枚舉當盛
世而擅名稽海內而爲擬是故游談者之樂譽景
行者之仰止石潭先生喟然嘆曰壯哉吾子其善
遊乎余舊有志於是縱言琅琳實獲我心滌我之
沉疴扁我之靈襟奇奇怪怪眩恍奪神而今惜其

去子而之湖荆也滇雲子怫然不懌曰石門劍閣
三巴綿落楚王夢遊之陽臺大禹黑水之流鑿岷
峨掇之以舒抱江潼藉之以披廓物不終聚復云
駕言泫然琳琳不知其然

金馬山賦

劉寅

蓐收炳靈房星聚精超鴻蒙而合秀倏凝結而成
形此金馬之山所以置陬訾而奠昆明也在昔神
禹受命爰分九區表嶽鎮之崇崇隔方維之頓殊
有岱有華抗東西以屹若曰衡曰恒界南北而戢

如曠哉梁益併包坤隅功不假於疏鑿地獨鍾乎
膏腴起層巒之嵯峨控滇南之故墟斯銛鈇之岳
谷駕綿邈之方輿造父固莫施其銜勒王良亦難
範以馳驅觀以蔓草垂駿尖峯批耳白日懸瞳青
松掉尾瀆赤瀋以湛露流汗溝之邇迤鑄莫待乎
棠溪產非資於麗水形類騰驤之騏驎勢似振鬣
之駿駢過日影之須臾磨蒼旻於尺咫迨夫噓氣
成雲噴沫起風障泥炫熒熒之彩霞鑿纓繞煌煌
之流虹迅雷張其猛烈疾電助其威雄瀉甘澍以

雲南府志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注下卷拳毛之濛茸疊巘益翠巔崖增紅洞翳啓
廐閑之弘厥鶯聲響和鸞之玲瓏萬騎仰觀而辟
易羣彝睨視而驚冲至於岌嶮歸巍岩巖崑崙率或
奔如驚或驟若突峻拔天脊峭削風骨蒼鬱森爽
隱麟嶮鬱杳橫亘於百里擬長城之矻矻是宜拱
帝京之尊嚴障大藩以寧謐也或有野老詰予而
言曰子徒見其小而不窮其大知其名而不究其
實吾將爲子陳之玄黃肇分氓生蚩蚩若魚若蟲
無識無知聰明間出命爲君師立一代之典章成

四海之雍熙嗟惟此邦視爲外彝境荒荒而泯泯
水漫漫而瀰瀰姚姒置之不卽顧問商周鄙之不
遑保釐俾昏迷而弗悟竟風靡於侏儻楚命莊蹻
闕地遠來自王於滇顧瞻徘徊君臣之分少定天
敘之典未諧漢武奮志勞民費財命張騫而遠出
弭使節而虛回亦有孝宣不務大體慕神怪之恍
惚行禋祀之瀆理王褒馳驛而西上僅致一奠而
乃已遺祠廟於嵩阿謾冥揆而遠紀唐畏嗟顛之
跳梁宋限大渡之涯涘元雖小安亦何足齒倚歟

皇明撫有萬方聖武神文巍巍堂堂旣底寧於華
夏遂有事於戎荒命矯矯之虎臣揮天戈而奮揚
直指雲南掃除欃槍截長京之鬻鬣剗妖狐之肺
腸顯允黔寧智勇忠良威已施於戡定恩復盡於
胥臣化強梗爲禮義變椎卉爲冠裳揖讓之風濟
濟絃誦之聲琅琅紹述前烈適有惠襄招攜貳以
誠信鎔頑囂以慈祥國公繼之綱紀益張載平安
南功業彌昌總制仁賢淑旂綬章來鎮來臨克柔
克剛致遠人之盡服邁前哲而有光俾金馬迥然

而特立與碧雞相對而相望小姑息之宋元陋怯
弱之漢唐夫然後知皇明之盛德冠古今而莫並
紀昭靖之姝勲垂悠久而不忘余聞其言拜跪嗟
嘆遂爲之歌曰金馬之旁兮有稻有秔金馬之陽
兮有郭有城臣宣旬其善政兮民勤事乎農耕咸
矢心而弗渝兮願永享夫千萬之太平

石淙賦

大學
李東陽

邃菴楊先生應寧先世在雲南其地曰石淙及遊
寓巴陵卜築京口皆以名其所居其入而仕於朝

雲南府志 卷之二十一
出而官於外語述題識亦以空名繫之文字之間
示不忘也予嘗泛大湖渡長江山川情狀概於心
目雖未獲觀所謂石淙者愛其名悉其所懷爲述
短賦主於體物敘事兼此興之義固不敢擬古作
者然同心之言同應之聲君子或有取焉其亦先
生之意也哉其辭曰聳山谷溪峭巖中潺湲兮水
聲初濺涓以汨滴忽澎湃兮砰訇或在遠以疑近
恒自昏而徹明感天機於一觸衆籟爲之不鳴信
江南之絕境乃物類之至精彼瀑布兮可擬曷蹄

涔之足稱爰有三南居士比象引義取石淙以爲
名客從湖南而過者曰此非洞庭之波乎碧波千
頃青山一螺揖靈秀於衡嶽激清風於汨羅昔子
之旣卬旣弁來遊來歌興懷於其水之丘寄迹於
此山之阿揆風景於毫芒繫孰少而孰多居士不
答如茲淙何又有自滇南而來者曰此非昆明之
漪乎平地仰噴從天下垂建長江而直瀉指瀚海
以同歸昔子之乃祖乃父生斯聚斯脩星移而物
改方挹彼而注茲訝江山之不可復識抑疇是而

雲南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五 二十九
疇非居士乃憮然而嘆曰嘻有是哉吾固知石之
爲石淙之爲淙也吾方手拊鏜鎔耳聞春撞應噫
氣於大塊引希音於清商挾涼飈以助爽與浩魄
而爭光達大觀於無外諒至美之難雙蓋將濯纓
乎萬里之流振袂乎千仞之岡若乃東山在吳以
象舊邦東坡在黃遂名四方彼二東者之偉績豈
三南之敢望且夫石者吾知其爲堅淙者吾知其
爲激匪徒觀物以適懷抑亦將身而比德蓋將礪
我粗鈍蠲我宿癖滌塵垢於七情漱芳華於六籍

嗟人生之有涯見道體之無息彼羣分兮類聚何
物非兮太極殆不知石之爲淙淙之爲石也於是
二客乃攜酒與琴遊於淙上荆班雜坐林歌迭唱
北南俱失主賓皆忘慨聚散之殊途顧行藏之異
尚三人者各適其適渺不知其所鄉也

盤龍山賦

唐堯官

西南奧區滇雲仙界胚暉凝結而爲山偉崇陟之
相儷若金馬與碧鷄雖漢祀而疇異靈鷲爲釋迦
棲禪之嶠雞足爲迦葉示寂之地信足以耀靈於

雲南府志 卷之三十一
九垓而稱雄於載記也然豈盡華章其懿也哉晉
寧之東有盤龍山焉嗟奇峯之所挺拔實神明之
所扶持蔭井鬼以成形託坤維以奠基礎唐顏蘇
碑磔厓厲喝叻哈嚙駮駮透迤摩赤霄接紫微抱
回谷頰深谿五龍盤曲而瀾潛雲湫渟泓而瀄瀄
鬱萬松之虬旋森古栝之奇矯長風中起而怒號
疑波濤之在樹杪於是王睢鼓狻寒罽鳴谷鷓鴣
催明交鶯變旭猿猱攀條而上下麇鼯犇蹠而突
觸風飀雨嘯宵馳晝逐旬迭奏於笙簧迅交適虛

梭柚至若珍怪琇美物其窟天漿神瀆涌其隕石
髓芬芳曜其趾瑶草金花香其逵蓋蠅精英而產
環異真將與廬阜埒秀而齊輝爾其陽景晨開霧
曠盡息天宇澄空四眺無極森平原之莽畏望蒼
翠之如絨環紫溪以爲帶比羣峯以成櫛王案躬
若崕嶮金沙渺虘丘垤螺岫讓之以爲宗雞馬掩
之而無色爾乃海勢厓騰鴻波濔汗浴羲輪而瀉
暉蕩煙霞而變幻迴疊嶂之雲聯刷錦屏於遠崖
蜃氣呵嗽而曠瞰亦髣髴而乍見至若川嶽獻靈

龍駒瑞洩儼蹠跡於山麓不知其幾千百歲遠而
矚之似解珮遊漢川迥而察之似寒蟬初變蛻隱
而探之似堊鼻輝郢斤顯而抵之似若華光搖曳
緬渥水之無奇煙岬詭於荒裔故和氣之所感召
抑山林之所點綴粵自比丘崇照者攝心了義栖
真其間世丁元季薙草開林紺公弘構真宇氤連
設獅象之座樹七寶之旛殿黃金之地拓白玉之
田陟翠微於上方吼香臺於雲端度藏經於貝葉
塗林櫟於旃檀清梵與禽音而竝響慧光與晶曦

而共縣施青蓮之法雨幙翡翠之祥煙爾其融火
初銷蓐收方啟金飈薦涼攜侶結侶指天企於東
岑度龍橋而抗陞冠以白氈之中著以雲飛之履
飫以八水之甘拾以三花之蕊捫羅葛以遨步弄
霏煙而徙倚於是緇流集幽懷鬯妙旨探塵空蕩
悟短劫之無多苦情埃之爲嶂汎覺海之汪洋乘
寶輿而咨訪幻人法於雙忘超一乘而直上庶幾
虜生滅之具無或可以邀太初而闕無相繫茲山
之靈秀諒無當於蓮峯溯招提之鬱起聊以闡乎

雲南府志 卷之三十 三十一
鴻濛彼靈鷲與雞足洵鼎峙乎黔封應地靈而崛起者千百世而下誰足以大倡庠立風

山茶花賦

有序

唐堯官

滇土繁花品而山茶最奇十月卽放蓋中原所未有也然鮮播之詠謔者余觀往籍陳思有芙蓉賦鍾會有菊花賦張協有石榴賦虞繁有蜀葵賦宋璟有梅花賦古人艷焉余效之作賦一首雖極意敷揚殊未盡體物耳

惟玄冥之啓候兮歲將暮而凝寒嚴風慄冽以振野兮霜霰集而濛濛草木搖落而變衰兮訝蕭瑟於林端梅欲綻而須時兮菊東籬之旣殘洵窮律之黯澹兮慘游展而尠歡爰有嘉樹植自滇域天集繁巧地媿殊色抽神緘與鬼秘宛葩剗而萼刻詭狀異態莫之省測或如粉傅或如珠串或如磬圓或如榴燦或如赤玉盤或如絳紗幔或如鶴頂之丹或如火齊之幹稜稜兮翠葉是誰兮勻勸縷縷兮金粟是誰兮穿絲旣逐瓣兮心分復惹煙兮條悞其未開也扶疎磊呵蔥蔥青青疑桂樹之冬

榮迨旣開也鞞鞞陸離煌煌施施恍飛霞之爛熳
邈東皇之未轡兮絕朋援而先芳冒雪霜而吐艷
兮適蝶凍而蜂僵眇南枝之織素兮占春林而倔
疆矧陰晴之靡定兮逞麗質而相侔爾其朔風飄
飄乍起乍伏旖旎婀娜譬彼飛燕則昭陽之妖舞
也薄暮霏微漠濛沾灑淋漓絳玉譬彼太真則華
清之洗沐也晴曦斜照揚輝蕩采掩映光華譬彼
西施則越溪之浣沙也皓雪飛颺揣封營積縞莊
艷冶譬彼文君則臨邛之新寡也震雹倏撼披拂

旖纒秀墮芳躁譬彼綠珠則金谷之墜樓也於是
羣芳慙沮不知所營香蘭之藝楚畹菴桂之生淮
南芙蓉之名益都牡丹之盛雒園與夫海棠芍藥
桃李山礬或體裁么磨或標格瘦清或摧斫冰雪
或墜落風塵惡朝雛而夕謝兮節歛變於冬春躋
名葩之冠絕兮豈敢望乎等倫若乃畫閣雲連彤
軒樾蔭參擬平臺別開三徑倚緋英之玳璫與交
疎而相映綠筠翠栢助其精神朱絲玉筵添其丰
韻於是布几筵集賓客呼妙妓燕良夕曳文縠以

蹠躑兮戴金播之曄曄揚百里之遺聲兮昭陽阿
之清越雜蘭差以兼御兮飲瓊飴之仙液咲簪朶
於雲鬢兮頽玉山而未歇若夫幽崖古剎岵嶠之
巔梳店孤邨廖廓之地埜况淒涼一株哀植寄穠
艷於清冷發輝光於顛顛卒使孤賞者握管而沉
吟趣行者繼馬而留滯緬香亭之寵渥兮與傾國
而交驩泊蕃禧之表識兮名歷世而罔乘胡奇英
之俶詭兮委炎方而自安良壁產於荆山兮曷氏
抱而長歎騏驥困於虞坂兮望伯樂一盼之爲難

慨遭逢之有數兮效達人以自覺豈知希之我貴
餐壽命於晷巒亂曰姑射仙人霞銷帔棄風儵爾
溟雲至愛此山川恣遊戲化作花神顯靈異資隅
之種異奇特比之迥然霄壤別格外丰姿豈易貌
搆毫誰是茂林客移栽上林不可得留與西南壯
顏色

表

明

謝賜銀圖章表畧

大學
士楊一清

人文宣朗光回虞帝之四聰天命尊嚴重溢康侯
之三接又云寶篆精工儼千年之蝌蚪奎章燦爛
絢五色之龍鸞裁成悉出宸衷報塞寧忘天眷昔
張禹誇榮於几杖徒爲優老之資魏徵侈賜於佩
刀無闕作聖之學相知相遇慨相濟之尤艱同德
同心感同遊之爲盛又云豫雷地奮脩爲迅發於
四方妬風天行渙汗幸施於九有悅而繹從而改
異法尤望兼收言必聽諫必行膏澤曾希下及

牒

唐

回雲南牒

節度使高駢

我大唐聖皇帝德配二儀光齊兩曜仁霑動植聖
役神龍煦萬國若青天養兆民同赤子東鄰若水
西屆流沙北通陰山南抵銅柱莫不貢琛而納賚
航海而梯山請混車書願爲臣妾是知卑微螢曜
不敢竝於太陽齷齪蹄跨焉能踵於神驥且自九
彝八狄七戎六蠻雖居要荒盡遵中國縱外彝驕
倨豈中國等倫且以蠓蚋之飛騰不離溝瀆欲追

鸞鳳之羽翼擬接燦霄雲南頃者求合六詔併爲
一藩與開道途得接邛蜀賜書習讀降使交歡禮
待情深招延意厚傳周公之禮樂習孔聖之詩書
片言旣知大恩合報忽窮兵更犯朗寧重陷交阯
兩俘邛蜀一劫黔巫城池皆爲灰燼士庶盡爲幽
冤轉恣胥襟罔知悛革吞越嶲之舊地圍相如之
故城凌犯不休貪殘轉甚昔交阯都護不閑理兵
朗寧元戎未解誅寇受以侵欺容其殘暴某比者
親征海裔克復龍編駕三千之師剽十萬之寇南

定縣全軍陷沒如乾鎮匹馬不回羅和一空嘉寧
俱盡贊衛段酋遷斬首騎將麻光亮亡軀李善龍
面縛軍前張銖生擒陣上沉白衣沒命之衆如赤
日消水殺朱弩佉苴之軍若紅爐焰雪諾眉就戮
思縉自裁董謨龍之恟惶范睨些之窘沮江橋則
盡底焚燒采笈則從頭覆沒波封瓦解扶耶大隳
容易誅鋤若高原之縱燎等閒撲滅如順坂之走
丸收復城池掃殄妖孽仗睿謀之果斷資神術而
追擒揜韓信滅趙之功吞樂毅定齊之策其於勝

負詔國同知昨日來鎮西川移從汝水仗節單車
大開城門放出人物固無疑阻直擬誅鋤前詔王
遣張棟成等揚言和奸身纔入境兵已繼來侵欺
大國熒惑元戎戮僕之儀須依古典已軍令處置
詔國前後俘獲約十萬人今獨送杜驥妻言是沒
落杜驥守職本在安南城陷驅行故非沒落星霜
半代桎梏幾年李氏偷生空令返國杜驥蚤歿不
得還鄉今則訓練蕃兵指揮漢將鐵衣十萬甲馬
五千邕交合從黔蜀齊進昔時漢相有七擒七縱

之功今日唐臣蘊百戰百勝之術勳名須立國史
永書且杜驥官銜李瑤門地不是親近但王室疎
宗天枝遠派而已李氏竝詔國木夾竝差人押領
進送朝廷是故牒

書

漢

開西南彝難蜀父老書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
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

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驪定笮存
邛畧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
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
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四彝也其義羈縻勿絕
而已今罷三昬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
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有接之以西彝百姓
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
之且夫邛笮西彝之與中國竝也歷年滋多不可
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

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外彝儼所恃以事無用鄙人
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
蜀不變服而巳不化俗也僕嘗惡聞若說然斯事
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
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
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
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
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
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湮

雲南府志 卷之三十一 五
洪塞源決流疏河灑沉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
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
躬胝無皮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
來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齷齪拘文牽
俗脩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竑議創
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竝包而勤思乎
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
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

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遠方殊
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
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
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
不辜幼孤爲孥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
有至仁焉德洋恩溥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
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爲之垂涕况乎
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寇南馳使以銷
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

以億計故乃闕沫若徼泮河鏤靈山梁孫原創道
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
逃不閉智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
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視福不亦康乎夫拯
民於沉溺奉至尊之休德返衰世之陵彝繼周氏
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
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
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泰山之封加
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

觀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
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
來失厥所以進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
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敵罔靡徙遷延
而辭退

報南詔坦綽書

節度使牛叢

竊以詔國自爲背叛積有歲年乃租出於六詔之
微非是西彝之長禹會塗山之日不得預萬國之
名舜受方岳之時不獲見五年之幸我大唐德宗

皇帝仁沾動植信及豚魚子育光明君臨四海憫
其傾誠向化率屬來王遂總諸蠻令歸君長仍名
詔國永順唐儀賜孔子之詩書頌周公之禮樂數
年之後藹有華風變濁穢蠻貊之邦爲馨香禮樂
之域豈期後嗣罔效忠誠累肆猖狂頻爲妖孽自
四五年來侵凌我疆土圍逼我城隍蓋以始務含
容不虞唐突遂令兇醜以害生靈况乃毗橋喪師
沱江敗績夫何今日不改前非妄設奸欺詐言朝
覲輒舉螳螂之臂大興豺豕之心仍構狂詞且先

代帝王之治也豈嘗外蠻貊以薙之是必天怒鬼
誅殞身喪國因其褻瀆示彼誠慙况國分大小小
當事大豈有興動蠻師甲兵侵凌天子藩屏必數
盡殄滅之秋不然何以不恤其民妄動於衆一旦
天子赫怒諸侯會兵長驅渡瀘之師深入鐵柱之
境必不更七擒七縱卽須剪蔓除根當此之時後
悔無及坦綽今旣離彼巢穴犯我封圻當道已排
比戰場點鬪戈甲雄師十萬驍騎五千卽遂鼓行
併令擒戮所差王保誠四十人送書竝已囚繫候

於軍前用以釁鼓今發遣鄮龍段蠻遷二人特此
報書

貽韋臯書

雲南王 異牟尋

異牟尋世爲唐臣曩緣張虔陀志在吞侮中使者
至不爲澄雪舉部惶窘得生異計鮮於仲通比年
舉兵故日新無由代祖棄背吐蕃欺孤背約神川
都督論訥舌使浪人利羅式眩惑部姓發兵無時
今十二年此一忍也天禍蕃廷降釁蕭牆太子弟
兄流竄近臣橫汗皆尙結贊陰計以行屠害平日

功臣無一二在訥舌等皆册封王小國奏請不令
上達此二忍也又遣納舌逼城於鄙敝邑不堪利
羅式私取重賞部落皆驚此三忍也又利羅式罵
使者曰滅子之將非我其誰子所富當爲我存此
四忍也今吐蕃委利羅式甲士六十侍衛因知懷
惡不謬此一難忍也吐蕃陽毒野心輒懷搏噬有
如揄生實汗辱先人辜負部落此二難忍也往退
渾王爲吐蕃所害孤遺受欺西山女王見奪其位
拓拔首領竝蒙誅刈僕固志忠身亦喪亡每慮一

雲南府志 卷之六十一
朝亦被此禍此三難忍也往朝廷降使招撫情心
無二詔函信節皆送蕃廷雖知中夏至仁業爲蕃
臣吞聲無訴此四難忍也曾祖有寵先帝後嗣率
蒙襲王人知禮樂本唐風化吐蕃詐給百情懷惡
相戚異牟尋願竭誠日新歸款天子請戍劍南西
山涇原等州安西鎮守揚兵四臨委回鶻諸國所
在侵掠吐蕃勢分力散不能爲疆此西南隅不煩
大兵可以立功云

銘

明

銅漏銘

布政 張 統

雲南古西南彝地勢旣偏晷度必差故觀天之器
當極精致則民事早晚所關始免疑滯更譙銅漏
先總兵官黔寧昭靖王屢嘗致意而工不稱事嗣
侯襲總方面旣得良治遂繼先治克陳茲漏銘曰
羲和授時以象觀天天有二曜與天周旋太陽主
晝太陰主夜盈縮永短寒暑代謝何以則之置此
嘉量水注箭浮時乃無妄勿輕秒末歲功所起差

之毫釐謬以千里支干縱橫陰陽消息天人啓合
視此爲則四民之業各守程矩利爾出往安爾寢
處東作西成不愆不忘庶績咸熙家用平康藩臣
施政能知其要九功斯勸茲器之妙

昆明毛氏三節銘

余承勛

眉山文博毛東鎮一日持其家三節卷過余余讀
而嘆曰節一也所以成其節之名各有專稱焉如
劉毋撫孤及孫保有毛祀謂之慈節可也魏毋孀
居誓死以成姑志謂之孝節可也四世至給諫琢

庵公立朝正色抗疏死諫謂之忠節可也嗚呼慈
孝忠節國之紀也有一於此亦足風世况兼四美
而萃之一門乎乃銘曰惟坤貞順抱一體元剛德
資始象此淑媛皎皎雙節風教大原柔嘉維則士
行攸敦曠代罕匹萃於一門曰劉與魏撫子若孫
中流砥柱狂瀾載奔昧谷饑景赤曦載掀徽音克
嗣毛祀以存皇天錫類昌發後昆有曰司諫抗跡
叩闔犯顏議禮流聲禁垣有曰文博師道孔尊譚
經振鐸鏘鏘魯藩衍澤未艾降祉益繁匪先曷啓

雲南府志 卷之三
濬委宗源弘風訓世彤管載言表閭表墓迂寵丘
園敢告司諫以慰忠魂勒銘三節不崩不騫

咸陽王廟銘

王臣

世之廟食垂萬世而不絕者不於功必於德德難
知而功易見其宜祀之均也昔羊祜杜預之守襄
陽也祜以德預以功李冰文翁之治蜀也冰以功
翁以德見諸事業之大感於人心之深皆卓乎莫
之尚已然其所優劣軒輊亦自較然矣乎惟存於
內者真行於外者義巍然炳然合二者而有之是

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益有不隨死而磨滅者
矣若有元行中書省平章事賽公咸陽王其殆庶
幾乎王本諱贍思丁爲烏孫國師之後其國言賽
典赤猶華言貴族也至元甲戌王奉詔鎮諸彝藩
遂來滇南舉賢用能分職理務下車之初以興學
育才爲先建文學歲祀於二丁收置載籍以示學
者抵大理詢父老諸生利國便民之要博採而力
行之政聲大著南荒之人翕然向化由是省徭役
收散亡恤鰥寡備水旱優禮賢士汰去冗員置屯

雲南府志 卷之二十一
田以便攻守薄稅賦以廣行旅饑寒者衣食之流
散者撫字之凡興利除害之事靡所不究又建省
堂治驛館脩橋梁興市井百爲之備而民不知其
勞十二年冬會蘿槃甸叛王徃征之諸將請攻王
不許降卒有乘城進攻者王命縛之蘿槃王聞之
遂舉國降諸蠻長各獻金幣奔走若不暇王遣郎
中楊璉諭迤西和泥諸部皆望風而靡比卒安南
王遣使齊經爲文致祭百姓號泣震野已乃請諸
朝贈守仁佐運安遠濟美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咸陽王諡忠惠明有天下雲南入職方
王仍廟食焉因記而銘之銘曰王昔奉命治西秦
陶民以義噓以仁甘棠餘愛千家春遺黎口碑同
琰珉帝遣南滇化邊氓詩書禮樂澆漓醇邦人戴
之父母親南方信之著龜神挺乎廟謨必臣鄰森
乎功烈羅星辰犬羊踏伏敢信信春陽發育皆收
收酋王膽落拜望塵願爲赤子貢國珍表德旌勛
優詔頻公搢躬圭儼冠紳鐘喧鼓考邊豆陳諸侯
佩玉來精禋王執玉鞭騎蒼麟龍旂獸盾千百人

雲南府志 卷之三十一
早施澍澤無邊垠疾應禱事無呻吟王之傳惠侔
化鈞王之英爽如星辰我歌樂章薦溪蘋願王世
世庇滇人

恭肅嚴公墓誌銘

大學士 王錫爵

今上萬曆中大臣之以清德著望受天子特達知
所拔擢待遇皆異等而未竟其用以死者海內蓋
有三公諸城丘簡肅公檉瓊州海忠界公瑞與今
昆明嚴恭肅公清先是嚴公謝太宰事歸上數問
閣臣嚴尙書病愈否會本兵缺則特音詔補公如

楊襄毅故事又特使使者馳傳趣公行又數問閣
臣嚴尙書何時來已公疏至具言臣實病且廢不
勝首丘私念以負上惟上哀察上不得已停筆欲
署其奏久之方許比越歲上優禮歸老重臣又首
晉公太子少保給廩米輿夫無何訃聞上若曰是
惟予萬里親臣贈卹故事外宜有特加於是閣臣
議端僖恭肅二諡以請上又特旨黜用今諡其終
始注眷殷繁款篤尤兩公所未及云公字直甫號
寅所其先五代祖名子敬者自浙之嘉興徙居滇

雲南府志 卷之二十一
祖嵩父春塢公鍊以公貴得累贈至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祖母董氏母佘氏俱夫人佘夫人生四子公最少而咄咄奇悟鄉先達光祿施公昱擇婿得順尹富順故劇邑或以調公此未淬之劍而輕斬蛟斷犀耶公謹謝曰小子何敢抑余劍也乃方在治中惟工之所鑄而擇利可乎至則能聲大騰以救荒課爲天下最丁母憂後除邯鄲其治如故操尋召入爲工部屯田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督脩

外城及九陵皆斤斤謹出納侵牟吏膠手所省費以巨萬已工成當叙陞公辭不受受加俸丁父憂復除兵部車駕車駕主行郵政以清強敢任怨聞坐忤出知保定府會歲旱多盜公政先保民歲旣漸熟乃具爲條教劇俗飭蠹犁然有理故事三輔郡歲籍民克京師庫役公議罷之至今稱便居保定三年課復最歷陞易州兵備副使陝西叅政四川按察使卽其地轉右布政使所至自撫按特舉及兩京臺諫會舉不下數十疏隆慶戊辰擢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改四川公故川吏知其民所疾苦乃具籍川課之當輸京者議割二十萬金就近改給陝西軍餉罷郡縣卒之團操成都擾民者貢番入邊則爲定限額數額外不得浮一人他約束一切以惠利爲本而痛持豪家悍吏以法以是士大夫譽誹常參半而內江趙文肅公獨深知之會有以流盜誣公當落職趙公力爭得予告候調及後五年起督鴈門關不果改貴州入爲南大理寺卿尋改北歷刑部吏部右侍郎復自吏

部陞刑部尙書上知之公自其在刑部能執法不徇權勢始旣柄用典銓則日夜討故事論官材丞掾以下皆親爲標署楊遵彥之默識黃次公之至精不能絕也中外吏師其廉儉苴牘之間幾無一跡上孳孳以太平屬公且未艾而公病歸矣歸之日遣使慰勞仍賜馳傳以萬曆庚寅年六月二十八日薨於家距其生嘉靖甲申年四月十八日得壽六十有七公性檢厲勤於事其操行嚴於趨舍辭受尤凜凜所居官身自與童僕食麤衣敝蕭然

也橐中裝雖圖書琴鶴不取諸人蜀王慕公使使致扇餌微餉而不受初拜尚書貧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朝其輩類或指戲之公釋褐時玳瑁七品帶故在耶公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知非玉吾顧恐難爲上耳蓋公之內行脩潔與海丘二公畧同而二公喜谿刻標異稍闇於大體乃公獨薰然長者色溫氣和人無賢不肖貴賤皆禮接之其亭法處議本人情計久遠無崖岸峻物之行謹昨抵掌之談以故明主眷遇尤渥而海內至今稱

大人之能安國家鎮雅俗者必首公云銘曰公起滇南萬里遇主不介而親其惟德舉試吏一同爲郎再考環轍方維頌者交道中丞之節于蜀于黔斤斤其明濯濯其廉入典法臺不骫三尺以晉冢卿式是百辟胡威之清惟畏人知蘓章疆切以忠見思古社稷臣待公屈指千載遭遇未究遐祉鬱乎高山司空取榮埋石其墟載以嘉名曰惟帝賚曰允師錫尚俾來許仰止無斁

墓表

本朝

廬江學博李公墓表

知州陳 虹丹徒人

昆陽鄉賢李公諱兆旂字士聘號三辰明思宗時仕廬江訓導獻賊猖獗城破死之少子淳隨之官亦死之事聞詔入祠余奉

命刺昆甫下車其中子演澄向余請曰吾父死於賊吾弟又死之願爲文以誌不朽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地下矣問其死事之始末演曰吾父以庚午歲薦司訓廬江乙亥年盜

賊蠡起當是時廬以孤城獨守北門之管惟公是寄賊度不可犯選謀潛入偵虛實捕得同列相顧不敢發公拔劍手斬之曰吾立志掃除狂賊誓與此地共存亡此何等時而猶悞悞耶未幾城陷賊入自東偏被執不屈死弟淳伏父屍而哭哭畢罵賊亦死此演四十年來痛心切齒徃徃盡然不知其涕之流落也問公之素履澄曰公爲兒時端謹不苟言笑事父母孝友愛鄉閭族屬其訓廬江也言行而身化之爲南京國

子祭酒王昆華先生所器問其家世及身後之事澄曰先王父桂前甲午貢士歷官龍泉令藥弗仕義方嚴且切故廬江公得有成立公死廬江時演澄輩遠在天南不知遺骸藁葬之何處也先孺人洪幸以計免招魂而歸卜葬於城西寇蓋之原澄兄弟八人獨演澄在耳淳又死於廬無嗣孫男子八人雖一經世守然必求海內之有道德而能文章者爲先人表而出之余聞而悲之古者禮樂政刑之事與夫忠孝廉節之

材皆出於學故師儒之選必慎重其人公仕於學而死於學職也季子淳從公而死於公分也獨惟天下之死於其職與分者幾人哉明之高祖列宗三百年養士於茲矣其高爵重祿所以待士大夫者厚而當事者因循苟且貽誤國家甚者貪冒無厭極其奉於歌舞田園而不恤一旦賊至倉皇無措委宗社於荆榛棄生民於塗炭而仗節守義顧得之苜蓿不飽之官且父子相繼以死嗚呼是可嘆也溟陽人文允著風氣

日新公以荒徼萬里之身慷慨就義視死如歸
豈公之天性然耶抑人心風俗涵育薰陶而致
此耶聞先生之風當必有頑廉而懦立者矣
詳文

開民困苦已極等事

按察 佟世雍

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初二日據開化呈詳蒙本
司牌准布政司手本內開康熙三十四年二月
初五日奉

總督雲貴部院加四級王批據開化府紳衿里

民龍天寵等呈前事等因呈詳到司據此除移
覆藩司外該本司查得開化府所詳該府屬實
田七百五十九頃三十五畝六分二厘五毫每
畝一斗六升起科正耗共米一萬二千八百石
四斗五升三合一勺一抄九撮一圭二粒五顆
若減去四千石每畝正耗尚科糧一斗一升五
合八勺九抄三撮六圭二顆二粟較之各屬獨
重亟請懇賜

題減誠宜照如該府所議轉請甦豁者也然此特

就開化一郡而言若通省重困則有屯糧照租
之加徵爲尤甚查屯糧係故明時將衛軍定爲
十分內以三分爲操軍七分爲屯軍各給田地
獨歸屯軍領種每地一畝出租一斗五六升至
三斗八升不等每田一畝出租四斗五六升以
至伍斗六升不等以養操軍其衛所千百戶等
弁各按品級撥給田地招佃收租亦如軍田之
數俱不納糧此屯租之所由來而非屯糧也及
裁革軍弁正值吳逆尙恣橫虐竟將軍弁所收

租額改爲田地正供錢糧以博開疆增賦之虛
名當時有司莫敢與爭遂貽此累民賠糧之實
害今衛所軍弁已裁軍戶田地錢糧割歸州縣
徵收上納滇省麗邑民田應納額糧每畝自二
三升起科至七八升而止尚有赤貧輸納不前
之民屯糧則每畝照佃租三四五斗起科不等
計通省民賦田地共六萬二千八百四十二頃
零止實徵銀九萬四百一十二兩零正耗米一
十一萬五千五百一十五石零麥三萬二千八

百六十九石零屯田實在田地止七千五百二十
十二頃零乃實徵銀四萬五千九百三十二兩
零實徵正耗米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二十七石
零又徵正耗麥豆穀蕎六千六百八十六石零
是屯糧正賦幾六七倍於民糧矣輕重較若列
眉苦累不待言辯此則通省屯糧之亟宜詳請
題達改照民賦一例科徵以甦滇民之重累者也
本司極知田地税糧事在藩司糧道爲政奚容
越俎然查此項屯糧曾經藩司於遵

旨編輯全書等事案內在康熙二十八年間開列八
款內首爲切詳兩臺轉達

大部在案後因全書停其更改遂爾中止則是
屯糧重徵之賠若非藩司不爲切陳兩臺不爲
咨達
大部不爲

題覆

皇恩未爲俞允也值茲

聖主仁周德洽澤遍恩敷發帑金以救秦災歎歲卽

成大獲截漕艘以裕兵食海運亦俱效靈耨耕
預飭杜隔歲之煌災濬築先籌免歷年之河患
固皆

帝德廣運先天弗違而歷免省積逋

盡蠲上年正賦

特簡督部院崇階總制

殊擢撫都院晉位建牙何莫非

皇上軫念滇徼孑遺必欲全登衽席從古未有之

深恩曠典若不於此時將茲屯糧苦累亟為愷

切詳明耑疏

題減從此日久弊沿終無甦息之望矣謹因開化
府一罷之詳請半減額糧亟請轉懇減全滇之
屯糧倍徒民賦相應詳報請批藩司會同糧道
查議詳請亟為耑疏

題減倘蒙

聖主洞鑒滇省民田軍田同此疆域同此則壤而屯
田糧米何以六七倍於民田銀米之實苦

特恩俞減與民田一例科徵則成曠右趨今之鄧隆

雲南府志 卷之三
至治於千百萬禩之無疆矣等因呈詳奉批所
詳諄切仰候藩司會詳到日酌奪仍候撫都院
批示繳奉此本月十九日又奉

巡撫雲南都察院加四級石批據本司詳同前
由奉批仰候布政司詳到會核仍候督部院批
示繳

STAMPED MARKS
1871
NEW YORK
-2178